



繡
鑑易知錄

名 漢

廿八之九

113
537
16



413
537
16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八

大正十五年二月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後漢紀

後皇帝

綱目西七年魏太和三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

今陝西鞏昌府階州陰平今鞏昌府文縣復拜丞相綱目夏四月吳王孫

權稱皇帝綱目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追尊父堅

綱鑑易知錄

卷二八 漢後帝

胡綜作賓友目

羊衢私駁多士

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衢古文道字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真微則范慎羊衢私駁之曰元遜諸葛恪字才而疏子嘿顧譚字精而很叔發謝景字辯而浮孝敬范慎字深而陋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衢所言綱秋九月吳遷都建業見十六卷二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見十四卷

劉廙先刑後禮論

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劉廙亦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

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魏立郎吏課試法

綱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

四聰

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目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耕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

八達

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

三豫

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嚴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綱秋七月。魏寇漢中。見上卷丞相亮出次成固。今漢中府城固縣九月。魏師還。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

朔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蔣琬字

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

山見上卷綱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綱夏五月亮敗

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目魏遣司馬懿屯長

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

兵四千守上邽故城在陝西鞏昌府秦州餘眾悉救祁山亮分兵

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

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在鞏昌府西和

諸葛亮敗司馬懿于鹵城

司馬懿畏蜀如虎

李平廢徙梓潼

縣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地名在鞏昌府秦州與亮戰中伏弩而卒綱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耕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諡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

孔明出教救李豐

孔明與蔣琬董允書

青龍見魏摩波井中

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上徙梓潼郡今四川潼川州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救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并也。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蔣琬字推心從事否痞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字前為吾說正方李平字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蘇秦張儀之事也。綱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現魏摩

陂在河南河南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發龍在天

見於井中其殆芳髦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故書以示譏。

綱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目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其法詳杜通典注。運米集

斜耶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治邸閣舍教也。息民休士。三年

而後用之。至是悉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

時大舉。綱三月魏山陽公卒。諡曰漢孝書山陽公自

五年矣於是書卒書魏山陽公美存厚也。綱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南魏

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目丞相亮

木牛流馬

至郿。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軍於渭水。在鳳翔府寶雞縣南。之南司馬懿

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

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在

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朔出皆

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致堂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誤矣。

孔明庶幾三代之兵

綱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

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發鳴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

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

至於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

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

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

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

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

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

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

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

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

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

懿不出乃遣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夫以巾幗國婦人之服鄙其無丈

孔明食少事煩

懿怒上表請戰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夜李福省侍因諮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蔣琬其宜也又請其次亮曰文偉費禕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八

漢後帝

六

八陣圖

然後發喪。百姓為去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

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法詳細目集覽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在漢中府城西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短後

姜維次之。亮薨延曰：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案亮成規引還。延率所領先歸逆擊儀等。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異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規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蜀益少甲

卷二

漢後帝

七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孔明用心平而勸戒明

初長水校尉名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

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及亮薨立垂

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見上聞之亦發病死平常

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廖李豈徒無怨言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

生之心流敬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綱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

國事目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

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

服綱冬十一月魏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地震

魏洛陽地震

綱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綱魏作洛陽宮目魏主

叡好土功既作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宮文治洛陽宮起昭

魏作洛陽宮

陽太極殿築總章觀貫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獻為之少省綱秋七月魏崇華殿災綱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綱魏主獻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祕莫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綱魏復立崇華殿綱魏主獻復立崇華殿更耕

魏崇華殿災

立子莫知其所由來

關 鵲巢陵霄

名九龍作者三四萬人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姓複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獻性嚴急督脩宮室有稽限者親名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見十一卷臣

魏王肅諫輕殺

魏張掖漏石負圖

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感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綱冬十月魏張掖漏石負圖書有書隕石者矣有書立石者矣未有書漏石者而詔頒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圖法漏石負圖而文曰大討曹天之棄曹氏也決矣嘉瑞亦愚矣哉

圖書有書隕石者矣有書立石者矣未有書漏石者而詔頒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張掖今陝西行都司甘肅州衛柳谷口水溢

漏寶石負圖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

任今直隸順德府任縣令于綽以問鉅鹿今順德府鉅鹿縣張琚荐琚

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現而後廢興從

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

吳鑄大錢

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綱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

百綱二月吳婁樓今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侯張昭卒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綱冬

十月有星孛于大辰房心尾也又孛于東方書元封之元法嘗書又字

矣然書秋不書月則同時也未有同註音元封又字見月書又孛者一月再孛甚大異也綱魏高堂隆上疏曰夫采椽取木為椽不刮削也卑宮唐虞

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

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孽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

同月再孛

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育植之子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

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

解綱魏司空陳羣卒綱羣前後數朔上封事輒削其

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魏主曹芳年號

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綱魏

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綱時司馬懿以兗州今山東兗

刺史王昶唱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

沉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

陳羣封事
削草

王昶戒子

輩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

也也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

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

鮮不遂矣毀譽平聲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

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

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

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斯言善矣

魏以三月
為夏四月

綱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

月為夏四月。書建丑也。然則書以三月為四月可矣。法書夏四月何譏非古也。三代改正不改月數。漢初承秦建亥書冬十月則秦漢雖改正而其為冬自若也。今改月數以三為四未論也。而以春為夏是變易四時之實矣。故書夏譏之。曰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現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綱夏六月。魏地震。綱魏以陳矯為司徒。曰魏主叡嘗卒。猝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懿。忠貞可謂社

魏鑄銅人起上山

翁仲

公卿負土

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綱秋七月。皇后張氏崩。綱冬十月。魏鑄銅人。起上山於芳林園。曰魏主叡徙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鐘簾。同錄。秦始皇所鑄。見八卷。橐佗。始皇所鑄。銅人。即始皇所鑄。承露盤。漢武帝十四卷。於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外又鑄黃龍鳳皇。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綱魏光祿勳高堂隆卒。曰隆疾篤。口

高堂隆口
占上疏

占去聲。隱度其辭。上疏曰：黃初曹丕年號之際，天兆其

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如鷹之飛揚而

將擊言其猛也。詩大雅大明之臣指司馬懿於蕭牆之內。

可選諸王使典兵。某時池上聲。時立也。兵宜如某之布立。鎮撫皇畿。

翼亮相也。帝室。魏主叡手詔慰勞去聲之。未幾而卒。綱魏

作考課法，不果行。綱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

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

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

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見一卷之

畫地作餅

法廢，而以毀譽平聲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叡

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

下百官議，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綱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

馬懿擊遼東。討公孫淵也。淵，康子。建興六年，魏主叡以淵為遼東太守。十一年，吳主權遣使

拜淵為綱二月，立皇后張氏。前燕王。之妹。綱立子璿。旋為皇

太子。綱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

書郎郤隙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

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去聲何。

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所問何策，試取而答，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之，即所謂射策也。

正深然之。綱：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綱：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吳鑄當千大錢

綱：乙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

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書受遺詔多矣，此其獨書

受遺何不與魏之有詔也，故太子書立不書，即位叡立不書，芳何以書，正始也，則司馬氏廢主之罪著矣。

綱：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

屬視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

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

君諦帝審也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

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蔣琬不責
楊戲

書事。綱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綱夏。以蔣琬為大司馬。目東曹掾。硯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情憤。亂貌。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的。莫敏得免重。

蔣琬不罪
楊敏

管寧卒於
魏

罪。綱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綱辛酉四年。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夏四月。吳太子登卒。綱將琬徙屯涪。浮。今四川成都府綿州。綱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潛渠。綱管寧卒於魏。法。其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是。故。孟。軻。夫。下。之。大。賢。也。書。卒。於。魏。而。不。書。鄒。孟。軻。管。寧。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於。魏。而。不。書。魏。管。寧。目。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莫。然。若。不。可。及。即。之。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綱壬戌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

徙屯涪 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綱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法書食既

也。自是陳祗黃皓用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 **綱**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

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綱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 **綱**魏

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

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

三月爽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

谷關名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盩厔音周質。入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漢中守兵

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見上兵王平

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

敏據興勢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多張旗幟彌互百餘里閏月帝

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

某時羽檄吸交至人馬擐患也甲嚴嚴莊也莊治駕

馬日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日向聊觀試君耳

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綱**夏五月魏軍退走 **綱**冬以

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綱**蔣琬以病固讓

來敏詣禕
禕求共圍
某

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委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
 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補平聲申時聽事
 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
 允代禕始欲效法也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
 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
 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春吳丞相陸遜卒秋八

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綱十

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法書中常侍以

以黃皓為中常侍

宦者為之宜矣則其書何著亂本也是故董允卒而黃皓用李絳出而承璫入綱日每聯書之所以著君子小人之音李絳見五**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不兩立也註六卷十

帝甚憚之宦者黃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朔責之皓

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

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

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

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致堂胡氏曰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

陳祗與黃皓相表裏

孟光青曹禕

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慙德矣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秋九月赦大司農孟光

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

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

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

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見

七卷吳漢見二十一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

方陳紀鄭康成鄭玄聞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

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劉表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乎綱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綱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二月魏遷其太后於末

寧宮且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

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

綱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夏四月魏以徐邈莫

為司空不受且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

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

固辭不受綱五月費禕出屯漢中

綱己巳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

徐邈不受司空

司馬懿殺曹爽

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曹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則爽無罪歟爽等不書官所以罪之也。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坤入室掘也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魏明帝曹叡之墓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爽與弟羲訓彥皆從司馬懿與子師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

弩馬戀棧

智囊往矣濟曰弩馬戀棧殘上聲。馬阜。豆。必不能用也。範

勸爽以天子詣許昌見上發四方兵自輔爽兄弟不

從自甲夜初更也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

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曹真字爽之父佳人猶言生汝兄

弟豚同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兄弟歸家懿

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

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

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罔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

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
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
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
無一人閒諫廁雜也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
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姜以其扶
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阿欲以感寤曹爽爽
不能用及懿閉門爽司馬魯芝聞變欲出赴難呼參
軍辛敞昌上聲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
人傳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

辛敞謀姊
獲義

此非始慮
所及

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
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
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
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銀人聲之職也從衆而已
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
是爽辟壁舉也王沉羊祜沉勸祜應命祜曰委質見五卷五
事人復何容易沉遂行及爽敗沉以故吏免謂祜曰
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
妻夏侯令女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

令女截耳
斷鼻

何晏名士
品目

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短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西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深幾神三句易繫辭上傳之辭夏侯泰初夏侯字是也

善易者不言易
要言不煩

青蠅集鼻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師字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聞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愷八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

此老生之常談

鬼躁鬼幽

何晏等競為清談

君侯哀培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至是，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

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朴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俗，不可復制。**綱**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見二十八卷不受。**綱**秋，姜維伐魏，雍州。今陝西西安府不克。**綱**冬，十二月，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目**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毛玠字崔季珪。崔琰字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

前通今介

徐公有常

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目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女適全琮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袁紹子袁譚袁尚兄弟相攻為曹操所滅。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

吳朱據諫廢太子

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見四卷七。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見十四卷末。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見十五卷一。無及矣。不聽。遂廢和為庶人。賜霸死。據尋亦賜死。明年立潘氏為后。

綱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發王凌以其君制於強臣之手。雖舉大事其名似正。然綱目不書其官。又不于其討懿者外。其君而欲立彪。且又縛出降。故也。懿自殺爽之後。魏國已在其掌握。今又殺彪而盡置諸曹於鄴。其脇制之威又甚於操之所為矣。自不篡漢。至是纔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八

漢後帝

三十載。天道好還。如。目初魏揚州都督王凌去年冬十二月

此豈不昭昭也哉即拜凌與其甥兗州刺史令狐複愚並典重兵陰謀

為太尉。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

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凌不從。會愚病

卒。至是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

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凌勢

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

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

僕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見上卷使有司

令狐邵料
子滅宗

察之。不得與人交關。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

必與令狐氏族。父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

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

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

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愚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

當坐之不邪。必逮汝曹輩矣。邵沒十餘年。而愚滅族。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綱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

總統國事。目時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祀南

每事必十思

郊還得風疾。欲名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靜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很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名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命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上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綱費禕。北屯漢壽。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以陳祇守尚書令。

綱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以司馬

師為大將軍。綱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曰吳主權

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奮為齊王。居武昌。

今湖廣武昌府休為琅邪王。居虎林。故城在江南池州府城東綱夏四月。

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綱吳徙其齊

王奮於豫章。曰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

乃徙齊王奮於豫章。今江西南昌府琅邪王休於丹陽。今江

諸葛恪遺齊王牋

奮不肯徙。恪遺去聲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

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聞
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循制度擅發諸將
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
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見上二為戒改
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
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奮懼遂行綱冬十月吳諸葛恪
脩東興隄低在江南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二
十里東關口西接巢湖一名濡須塢十二
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綱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

禕目初姜維攻魏西平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獲中郎郭循以

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

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

見上歡飲沉醉循刺殺之禕沉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

疑疑嘗與書引岑彭見二十卷來歙見二十卷為戒

禕不從故及綱二月吳諸葛恪擊魏綱夏四月姜維

伐魏圍狄道目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

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

張疑引岑
彭來歙戒
費禕

為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綱吳師圍魏新城。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不克。綱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目恪還建業。陳兵入府。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孫峻因民怨衆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在江南江寧府南。并夷三族。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權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

諸葛瑾知子非保家

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吳羣臣共推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綱吳殺其南陽王和。目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亦坐廢為庶人。綱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主孫皓元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

李恢教子
閉門斷客

魏司馬師
廢曹芳立
曹髦

其。后。張。氏。法書臣子廢其始。目。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快。快。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所。擢。用。而。心。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名。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環。築。擣。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皆。夷。三。族。并。廢。張。后。綱夏。姜。維。伐。魏。綱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冬。十。月。迎。高。貴。鄉。直。

魏司馬昭
自為大將
軍錄尚書
事

隸大名府。公髦。毛。明帝弟東。立之。法書廢其主芳。元城縣。海定王霖之子。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複姓。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綱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目。師疾篤。還許昌。見上。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綱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水名。在陝西臨洮。西。遂圍狄道。今臨洮府狄道縣。不克而還。

綱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

軍。綱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鳥。鳥履也。赤鳥冕服之鳥也。

綱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法書不書鄧艾敗之也。

尊漢也。目秋。維復出祁山。見上。聞鄧艾有備。乃回趣。趨也。

姜維段谷之敗

南安。今陝西鞏昌府。艾與戰於段谷。水名。在鞏昌府清水縣東南。大破之。

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綱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

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以黃金為飾。畫效操而未盡。故曰黃鉞。法敢者也。然奏

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間矣。終綱日。綱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琳。琳為侍中輔政。綱吳大司馬呂岱卒。目

吳孫琳輔政

始岱親近徐原。賜以巾襦。鉤。巾首。服。襦。單衣。與共言論。後遂

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

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徐原字。原者也。

呂岱哭徐原

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

何所聞過乎。綱冬十月。魏以盧毓為司空。目魏以盧

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

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

祥。被筆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

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去聲少止。祥漸

王祥至孝

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見卷二十一。祥覽徑起。取酒。祥

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

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

杖而後起。徐州今江南刺史呂虔檄徵書。為別駕。委

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沂水出東海。故曰海沂。

康也。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書始親政何。法峻專也。曰。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

見難問數朔。出中書視大帝孫時舊事。問左右侍臣

蜜中鼠矢

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詔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去聲。取蜜。蜜中有鼠矢同。

音始。名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

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命破鼠矢。矢中燥。因大

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密中。中外俱溼。今外溼裏燥。

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綱魏揚州都督

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

救之。不克而還。綱姜維伐魏。曰。姜維聞魏分關中今

西安府。兵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見上。時長城山名。即方

城也在河南南陽府葉縣積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朔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鴻溝見九卷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

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上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綱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殺諸葛誕綱姜維引兵還綱維聞諸葛誕死而還綱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見十八卷復辭不受綱秋九月吳孫綝

廢其主亮為會稽今浙江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

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程今浙江湖州侯

綱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休恐綝有變因綱 詔漢中今陝

中 府兵屯漢壽今四川保寧守漢樂二城漢城在漢中

在漢中府城固縣俱諸葛亮所築於是詔督漢中

胡濟却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從姜維之

也議書維之失計漢所以也法書亡者也故特書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八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九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後漢紀

後皇帝

綱 已卯二年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現魏寧

陵今河南歸德井中發龍見井中戲以之改元而髦

識趣矣戲雖克終于位而髦則不免成註音見上

綱鑑易知錄

卷二九

漢後帝

一

目

黃龍二見
魏寧陵井
中

魏主曹髦
作潛龍詩
以自諷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飛龍在天而數見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易潛龍勿用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夏

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發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況唱逆者賈充明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綱目葬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

以全節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升其忿召侍中

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於是入白太后沉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

髦遂拔劍升輦連上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

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

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

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司馬孚奔往枕去其股而

司馬孚枕股而哭

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夜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頴或之子名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髡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言以此而與其主並死何恨之有。及就

泰言惟有進於此者

經母

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沉以功封安平今直隸真定府安平縣。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綱六月，魏主奐立。綱奐，燕王宇子操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在直隸順天府東安縣。公司馬昭迎立之，更耕名奐，年十五矣。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亮之子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

樊建不與黃皓往來

郤正澹然自守

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魚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綱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

故城在廣西桂林府全州不克書亮之伐魏也六伐六書其官維

維也不量力而數勦民音勦音焦上綱魏司馬昭殺

中散大夫嵇康目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

任俠見十三卷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

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

竹林七賢

阮籍圍碁決賭

對者求止籍畱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

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

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

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見一卷無令平

汗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

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

乘鹿車鹿頭小車也攜一壺酒使人荷上聲負也鋪插也隨

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

阮咸借馬追婢劉伶攜酒荷鋪

綱蓋易知錄

卷二十九

漢後帝

四

稽康不禮
鍾會

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傲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箕也而鍛。小冶椎鍊也。晉書註。嵇康善鍊鐵。不為去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鹹恨也。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寓意。刺略。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見上卷二十八與安皆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

司馬昭諭
衆

乎免於今之世矣。綱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目魏司馬昭患姜維數朔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見上卷二十八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指蜀吳。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力差。雌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虞。見四卷八之勢也。今絆半也。姜維於沓。踴中。地名在陝西臨洮府金縣。姜維伐魏。洮陽不克而返。以不合黃皓故。因求種麥。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見上卷十六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見同上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

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

中今陝西西安府鄧艾以蜀未有覺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

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料化督諸軍

分護陽安關在四川成都府城東一百五十里口及陰平今陝西鞏昌府文縣

之橋頭以防房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

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綱癸未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秋魏遣鄧艾

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

劍閣書法還守劍閣何著退屯漢壽蜀法之失也漢之滅姜維為之目魏遣鄧艾督三

魏鄧艾鍾會入寇傅僉死節

萬餘人自狄道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甘松今四川松潘沓中

見以綴止也姜維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刺史諸葛緒督三萬

餘人自祁山在陝西鞏昌府西和縣趣武街作階今鞏昌府階州橋頭

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耶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

駱谷見上卷子午谷見二十七卷趣漢中以衛瓘貫持

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會過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刺史王戎

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

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殖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

保之難

破蜀不還

發洛陽府今河南河南漢人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

董厥詣陽安關見上口為諸圍守也外助救諸圍不得戰

退保漢樂二城見上卷會平行安然而行也至漢中使兵

圍二城徑趣陽安口使護軍胡烈為先鋒攻關口守

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眾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

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

遣兵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見上遇化

翼厥等合兵守劍閣在四川保寧府劍州兩崖峻拔

故謂之以拒會劍閣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

受九錫見二十八卷二十九綱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

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綱鄧艾進至陰平見上欲與諸

葛緒自江油今四川龍安趨成都今四川緒以西行

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

不進檻咸上車載囚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

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

已摧折宜遂乘之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

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

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鄧艾入蜀

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

涪浮都府綿州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

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

今成都府綿竹縣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

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

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

冒陳而死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

死之漢亡書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諶書爵書

諸葛瞻父子死節

高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著之 國漢人不意魏兵卒猝

至不為城守調去聲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

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謂益州牂牁越巂等郡譙周

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

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

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

日其變不測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後帝

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

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

再辱何與一辱

王謀哭路
烈廟

於昭烈之廟在成都府城南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興共舉櫬者示其君將受死也詣軍門降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得救詣會降

遂昌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黃皓寵冠一時於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傳命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謀而巳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謀同死社稷之言與大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會犬彘之不若嗚呼謀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葛書爵謀書皇子及

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右後漢二帝共四十三年 合兩漢二十六帝

共四百六十九年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元興元年凡二國春正月魏以檻車見

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曰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畱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後帝

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延熙十年揚州都督卞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三十九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

姜維說鍾會

衛瓘執艾

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阬鏗外

兵一夜轉相告皆徧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斬會及維
死喪狼藉籍 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

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

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見上 西斬之艾之入

江油見同 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瓘謂

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

玉衛瓘 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

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

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

田續襲斬
御艾

田續報江
油之辱

伯玉其不
免

衛瓘謝杜
預

向雄收葬
鍾會屍

昭名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見上 而

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

何雄曰昔先王掩骼格 埋胔恣。骨枯曰 仁流朽骨

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

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

憲英辛毗之女 謂其夫之從去 子羊祜曰會在事縱

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

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辛憲英料
鍾會

君子愛人以禮

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以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曾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綱**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目**禪舉家遷洛陽。見上大臣無從

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魏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預宴為去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閒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山名見十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副相國

左右皆笑之。**綱**秋七月。吳主休歿。烏程侯皓見上立。

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

月立為晉世子。書操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此書以

反復之理。音丞相副。見二十二。目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深切矣。註六卷二十二。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昭兄也。後攸性孝友。多材藝。

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

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

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

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

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

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篡魏。稱帝都洛陽。

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而崩。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綱乙酉。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秦始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綱**秋八

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冬。吳遷都武昌。見上**綱**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目**魏主禪

司馬孚拜
辭流涕

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魏明帝曹叡所築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不自勝。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王即宮于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追尊宣王懿

景王師文王昭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時晉

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

廟有司言御牛青絲紉。陳上聲。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以青絲為之記祭統

迎牲君斷詔以青麻代之。綱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

官。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青麻代青
絲

綱丙戌。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司馬昭墓在洛

陽縣東南曰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

主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

詔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

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見十三卷毀禮傷

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

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

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

羊祜傳五
論終喪

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黼也。心如斬斫，貌若蒼苴，所以縗裳經杖，俱備苴色。麻在首在腰。之禮以為沉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溫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

獨以天性矯而行之，所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綱吳以陸凱萬彀都為左右丞相，**目**吳主居武昌，見

揚州之民，素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武昌土地

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見上水不食

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大

意矣。**綱**冬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綱丁亥，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目**有

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太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

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命太子申拜

今太子拜師傅

吳國童謠

禮。綱。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書友占官田罪也。以無罪書殺何議偏也。於

是李熹奏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該各占官田以為非罪則皆無罪也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目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縣名集覽云未詳處

所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夜武

該各占去聲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考問究竟

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

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

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溫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兩

赦山濤而褒李熹

晉武刑賞兩失

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褒

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

綱。晉。徵。掾。為。李。密。不。至。目。晉。上。徵。掾。為。李。

密。為。太。子。洗。馬。先上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密以祖母老固辭許

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

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綱。戊。子。晉泰始四年吳寶鼎三年春。三。月。晉。太。后。王。氏。殂。目。晉。主

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

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

李密無彼此於人

王祥以德
掩言
衆星西流
如兩而隕

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綱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目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綱秋七月。衆星西流如兩而隕。

綱已丑。晉泰始五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

事。目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鎮襄

陽。今湖廣東莞。官。今山東青。王佃。青。武。帝叔父。都督徐

州。今江南。鎮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祜。緩。懷。遠。近。甚。得。江

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怨

也。守邏。羅。夫。上。二。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為。頃。其。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表緩帶。身不被批。甲。鈴。閣。鈴。架。以。警。防。不。虞。之

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綱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書。法。漢

名臣何葛傳之。爵也。錄其子孫。目濟陰。今山東。東昌府。太守

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

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

輕表緩帶

子瞻臨難死義見上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傳命

見上父子死於其主息也子息也著募二息名沒入奚官沒入官為

奴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

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

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

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立字可謂不黨矣此吾所

以善夫人也

廣休不黨

綱庚寅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

樂鄉城名在湖廣荆州府松滋縣東

吳主遊華里

綱辛卯晉泰始七年春正月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

至而還目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現於

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

里在江南江寧府西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

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綱

冬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卒書卒何子存厚也法於是漢亡八年矣

綱壬辰晉泰始八年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明發

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目晉主初欲為太

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

五可五不可

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至是荀勗又與荀顛以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綱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為益州刺史。且時汶山今四川成都府茂州白馬胡西南夷種名掠諸種。益州今成都府刺史皇甫晏欲討之。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廣漢今成都府漢州太守王濬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

木柁蔽江

鐵鎖橫斷江路

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畱濬。加龍驤將軍。監梁今陝西漢中府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咸上聲。戰船。時作船。木柁削下也。木片。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湖廣荆州府歸州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短江路。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荆州府夷陵州。叛降晉。綱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

不及。目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去聲。大也。修大。使術士尚

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果降晉。

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羊祜歸自江陵，荆

羊祜德信懷吳

州府江陵縣初晉遣羊祜出江陵救步闡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謫計者輒飲，去聲

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

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

使去聲命常通，抗遺去聲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豈有醜人羊叔子

成藥。已合成。熟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朕去聲

毒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

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辛陸交歡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

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誼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評羊祜

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可知仁之為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

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陰有通遺安

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音公羊傳

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註宣公十

五年楚莊王圍宋楚司馬子反問宋華元日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噍甚矣憊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歐陽脩也元凱杜預字

目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勸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字衍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見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綱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目賈**

高貴鄉公何在

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魏主髦也見上卷二十七賈充令成濟弑之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比石苞以純榮宦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綱**癸巳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書拜官未有書某孫者法書鄧艾孫何記功也**目**初鄧艾之死見上九人皆冤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

得無如馮唐之言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見七十二卷七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山公啓事

綱甲午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秋七月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書吏部尚書未有書者目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綱晉后楊氏殂。

綱晉以嵇奚紹為祕書丞。目紹以父康得罪見上屏

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辭不就。濤謂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

東關在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之敗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吳諸葛恪敗魏司馬昭於東關文

帝司馬昭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

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

之。儀子裒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壁朝延名曰

徵郡國舉曰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

悲號涕淚著丈入樹。樹為去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攀柏悲號

生我劬勞。此小雅蓼莪篇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

蓼莪六莪不讀蓼莪莪之詩

司馬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音蕩陰之忠見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註下卷二十三。

綱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目抗疾病。上疏曰。西陵

建平俱見上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沉

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

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

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

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祝及卒。吳主使其子晏

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祝文名重於世。初

周魴房。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

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

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

在宜興縣。白額虎。長橋在宜興縣。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

止此。吾能除之。乃射石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

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綱晉邵陵今湖廣寶

府慶公曹芳卒。書於是。邵陵廢二十一年矣。及晉始目

周處除三害

初芳之廢見上卷二十七也。太宰中郎陳畱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范

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

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

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綱丙申晉咸寧二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

書書譏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為祥焉。法下書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綱目之垂戒深矣。吳

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音陳湖開。見滅率不過三四年耳。變不虛生信哉。註四十卷六。

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在浙江杭州府城東北自漢末歲

范粲足不履地。范喬足不出邑里。

吳臨平湖開。

穢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

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見上十九之祥也。初吳人掘

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

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今江南和州長又上

言歷陽山在和州城西北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又改明年

元曰天紀。綱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目祜上

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

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蜀之為國。皆云

一夫荷上聲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

羊祜上疏請伐吳。

乘勝席卷上聲徑至成都見上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

見上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

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中四海而更阻兵

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恕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

若引梁今陝西漢中府益今四川成都府之兵水陸俱下雖有智者

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苟

勸馮統助上聲尤以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

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耕事者恨於後時哉唯

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綱晉立

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

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綱晉主初聘后前后從女

弟后叔父珣搖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

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

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

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天子以下為家故稱

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綱丁酉晉咸寧三年吳天紀元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秋七月晉詔

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綱羊祐封南城郡侯固

辭不受祐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

楊珣表請免禍

胡奮戒楊

綱鑑易知錄

晉武帝

二六

分間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綱。戊戌。晉咸寧四年。吳天紀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夏六月。晉羊

祜入朝。綱。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

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

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

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

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

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綱。秋。晉大水。螟。明

食苗心蟲。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

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今山東兗州府。豫。見二五等

州。留漢氏舊陂。卑。音。水。日。陂。以畜水。餘皆決瀝。水。下。命。飢。

者得魚菜螺。同。蚌。棒。蛤。屬。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

去之後。填淤。見七卷。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

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

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

杜武庫

此座可惜

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升數上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綱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目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欲啓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晉主所坐牀也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賈充密遣人語去聲賈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南湖丁氏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為君子。瓘以晉惠不堪為帝嗣乃撫御牀而有此座可惜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而別立之則瓘之計遂而身安矣。然其一言階禍既為

焚雉頭裘

羊祜好遊峴山

所疑又為賈妃所怨而瓘即黜焉。瓘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則或遠遁或伴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惠而竟滅其族此蓋鮑榮賈禱之至戒矣。

綱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目晉太醫司馬程

據獻雉頭裘。以雉頭毛織為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綱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故城

在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侯羊祜卒。目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

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

亦為去之泣。祜好遊峴山。賢上山。在湖廣襄陽府城南襄陽人建

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

墮淚碑

臺閣生風

之墮淚碑。**綱**晉清泉質實云縣名未詳沿革侯傅玄卒。回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誦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蛤生風。卒諡曰剛。

綱已亥。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名也。姓禿髮。鮮卑。壽闡之孫。

陷晉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晉遣將軍馬隆討之。**綱**晉以

匈奴劉淵為左部帥。法書亂華之禍始此。淵約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

同門生日吾常恥隨陸。隨何陸賈皆漢高帝事。無武絳灌。絳灌周勃

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今山西路安府崔游。博習經史。嘗謂

劉淵論隨陸絳灌

灌嬰共立漢文帝。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

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

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猶

也。質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

主名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

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揚珧搖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

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初曹操分

之內地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

王渾薦劉淵

王渾諫殺劉淵

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今山西太原府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綱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去聲盡力。王濬見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

剝面鑿眼

杜預諫明年出師

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見上，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恕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見上二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上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見上十五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九

晉武帝

二十九

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語出范文子。見四卷二十一。十一月遣琅邪王伉。王渾。王戎。胡奮。杜預。王濬。唐彬。分道伐吳。東西二十餘萬。**綱**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綱**晉詔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

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見三十一卷三。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省小失。變常以徼驕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九卿所居曰寺。併尚書蘭臺。御史付臺也。三府。司徒。司空。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極易。艱與易也。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

綱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承

鐵鎖鐵錐

大筏大炬

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書書死之予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法迎戰死之重予之也書入石頭何未及國也而皓出降與正月王渾出橫江在江城南他不死社稷者又異矣南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故城在湖廣荆州府歸州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迹。水渚有石日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見上濬作大筏罰。編竹為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丈人聲筏而去又作大炬渠上聲。東蘆為之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北軍飛渡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今荆州府夷陵州荆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在荆州府宜都縣夷道今宜都縣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城名在荆州府松滋縣東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荆州府巴東縣治南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荆州府江陵縣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沅原湘二水名沅水在湖廣辰州府城南以南接於交廣今東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王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見上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

兵威譬如破竹

張悌死節

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今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去聲
著丈入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見同吳
丞相張悌督沈瑩榮諸葛靚靜帥眾至牛渚山名在江南太
平府城北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
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
牽之悌垂涕曰仲思字靚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
童時便為卿家丞相諸葛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
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

風利不得泊

此羊太傅之功

遂為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濬自武昌順流
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
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佃宙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
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佃濬舟師過三山磯名在太
平府繁昌縣東北渾遣信信使要聲平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
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并兩舟而行也
百里鼓譟入於石頭見二十六吳主皓面縛輿櫬見
詣軍門降○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上酒
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羊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

孫秀南向流涕

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孫策見二十一弱冠禮二十以一校尉卷二十一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遂昌尹氏曰孫皓罪浮於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諸葛觀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故綱目於此書諸軍並進則見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予其全節者也不然以全吳之眾無復一人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乎此固書法之意也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綱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去聲行上荆揚除吳

除吳苛政

苛何政書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世祖之初

政其予晉以目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

州揚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五月皓至

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

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

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見上二此何等刑也皓曰人

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賈充弑魏主髦見上

二充默然甚愧綱封拜平吳功臣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

弑君不忠者加此刑

綱濬身和錄 卷二十一 晉武帝 三三

范通規諫王濬

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濬爭功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升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市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見六卷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見上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賢中是吾褊也

杜預餉遺貴要詔罷州郡兵

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同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見上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恕守預身不跨去馬射不穿札甲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朔餉遺去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綱冬十月詔罷州郡兵廢忘戰必危晉武甫平吳會已有撤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著其失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九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60